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雅觀樓
第八回 錢觀保落水安站龍頭 趙福官定情誘嘗鴉片

話講錢觀保，帶了費、尤二人，同到碼頭。這些船家，都認得觀保，就有多少舟人，撿只大划船請他上來，看過花，閒坐船中，見岸旁匠人收拾龍舟，觀保說道：「去年五月，龍舟上站頭少年，頗為出色。」因向費、尤二人說：「我想站個龍頭倒還有趣。」尤進縫說：「這龍頭是一等有臉面的朋友，頭等把什才能站，如何得到外人。」觀保說：「你代我想個法，讓我站站。」尤沉吟半響，說：「須得在船上做個大功德。他們船是敬神的，太子最靈。若做了功德，站上去有太子保佑，如履平地一般，心並不怕。若旁念一生，失腳落水，有性命之憂。此事我擔不起。」觀保說：「我用宗銀子，略站一刻就罷了。」尤說：「一刻也要小心。明日代你會會船上會頭談談。」當日遊湖，各歸無話。次日，尤進縫代同費人才，會玩船把什，談定出五十兩銀子，一應不開，包站五天龍頭。他兩人回說：「在會上出一百兩銀子，辦顧繡旗傘、水手等人。五天服侍，每天十兩。觀保點頭就是，專等五月初一日站頭。這十餘天，也不出門，費、尤二人賺得銀百金平分。月底即僱下一隻大船，包定五天，到初一日，勉強站了一刻，便叫頭暈足軟，上大船安坐不站。初五日晌午過，坐上大船。觀保素不善飲，這日在家晌午，吃了一小杯雄黃燒酒。來酒興，要趁人眾裡奪趣，龍頭上一站。費、尤說：「讓過酒興，到鬧熱處站一站，且稍定定。」那龍船上人不知，早來請大爺站頭。觀保即跳上龍頭。兩邊划船人，都是得過口化，人人親熱照應，把船搖得穩穩。誰知遠遠有只大船，不知誰家堂名，帶了幾個人出來看龍船搶標。瞧見一個冤家，妝扮得似玉人一般。觀保望出神，忘卻站在龍頭，便手舞足蹈，輕狂起來。搖船人喊：「大爺站穩，不要亂動。」尚未說完，觀保從旁落水。大虧跳水搶標人眼快，即跳下將觀保捧上。口中尚未有水，渾身衣服濕透。幸未出虹橋，水淺，早有大船接住，將他坐在船頭上。費、尤二人，嚇得面貌失色，船上人曉得，說：「不礙事，起水快，口中幸沒多水，速換衣裳，定定神，吃碗薑湯。」船上人送上薑湯，打熱手巾揩臉，衣裳沒得換，尤進縫忙中有計，說：「幸才離碼頭，著人跟我，我到混堂洗澡，將我衣裳即刻拿來與錢大爺換，不必家去拿衣服鞋襪，恐太太受驚。到城裡店舖。把衣裳鞋襪查全了來。」尤進縫進了混堂，早有人將衣服鞋襪拿去，與觀保換。另有人進城查衣服鞋襪，不到一個時辰，俱辦停妥。觀保二次換衣，仍將衣服送與混堂，鬧了兩個時辰，才平安上船靜坐。觀保站頭之心已灰，又有一條腸子。此刻事定，才說出來道：「怪不得尤哥哥說，站頭不可有他事出神。獨巧下水之先，遇見那只大船。上有無限女玩友，內有一女人，是前年雙喜堂趙福官。不過年餘未見，便留起頭來，梳了大頭，比從前標緻多少。我眼睛望他，他已將眼睛望我，留意我，一恍惚，不覺兩隻腳就空了，從旁邊歪下，大虧划水人抱起，明日要格外口化他十兩銀子。」費、尤說：「原來為此。」尤進縫說：「你算是同趙福官下過水了，不用胡思亂想，早些家去，明日謝謝菩薩，是個人險板。」觀保說：「龍船無可看，我們趁早去望望趙福官，看他在那家堂名，無事到他家走走，也是一個消遣地方。」尤進縫說：「你要曉得他的落腳，他自離了雙喜堂，就上了同興園蘇幫。今年才十五歲，他的相好甚多，其門如市。今日端陽，或者他家無客，還可陪你吃頓酒。」觀保聞說，心癢難撓，即換三把槳快划，搖進水關，到了同興園。這同興園，是個大門頭。他家蘇揚兩幫，有二十餘人。觀保要定福官，費、尤看定兩個女腳，各自回房。觀保進了福官房，便說：「我為看你站龍頭落水。」福官說：「我裝鴉片煙你吃，先代你消去寒氣，嚼與你親熱。」觀保說：「我不會吃。」福官說：「你不像個玩的人，你睡在我這榻子上，我來服侍你吃。」那福官取出鴉片，一套傢伙。觀保從未看見，福官說：「你先左右兩邊吃過，慢慢把你看。」福官捲起袖子，在小盒內挑出煙來，在小燈上點著，叫他左邊嗅過，又叫翻身如前，也嗅過。觀保覺得清香異常，如入芝蘭之室，渾身精神抖長。說：「有趣有趣。」福官說：「這是第一件有趣東西，你若想吃，不時到我家來，包你長長吃去，不愁不做地上神仙。你把陳家一娘娶到家中，可有這些有趣的東西。當初彌呆心同他賭咒，那時我才十三歲。你去，他便同他家男的商議，說借你家放場大生意，少不得不出三年內，就有變動。當初若還要了我，我是沒得男的，有個寡居母親，同你一線到頭過日子。我貌醜，你不中意。今日有緣相會，我陪你吃過酒。若還不棄嫌，下次可來挑挑我家。」觀保說：「你的人多，那裡有我在眼。」福官說：「你如此說，我明日便不接客，專接你一人。」觀保被這一番話，說得茫茫無主。事後吃酒。費、尤因他落水，匆匆催他家去。不知觀保心內，又懷了個核子，但覺心中時時有一福官在內。家中鳳姐與陳一娘，雖照常過宿，只是敷衍門面。日裡只覺四肢無力，由得要鴉片嗅嗅，才得清爽。越想福官之言不謬。這鴉片，豈是人一日離得的件東西，就要到他家吃兩口，這一天才得過去。始而與費、尤同去，後來漸漸膽玩大了，直接自去自來。每到一次，總要用數金。從前用銀還向賴氏說，自娶親後，以至起大房，一切事故，要用多寡，即取之不論。房子到五月，才有六分工程。觀保不耐煩，催匠人日夜趕辦。他自吃鴉片後，大有精神，往往一夜不睡，催起成功。趕到七月，大工將以告竣，與費、尤商辦擺設裱糊，這一番煥然改觀，有分教：大廈將成誰是主，暫時行樂等浮雲。

畢竟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